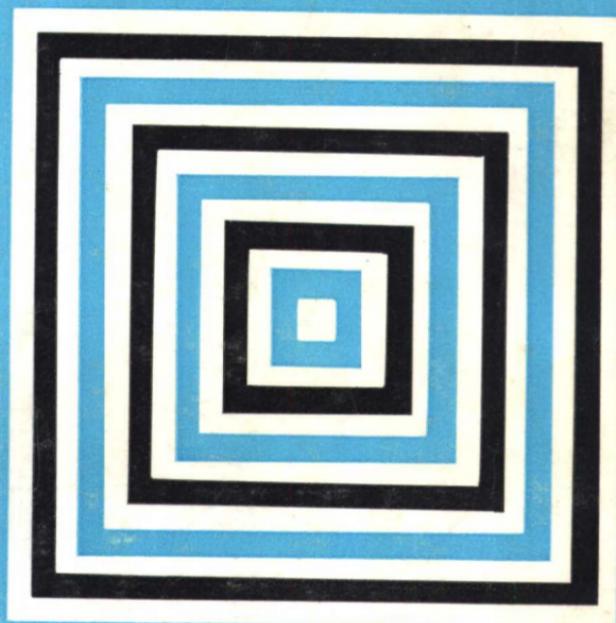


遊
踪
心
影



著 瑰 景 賴 八四之書叢學文記傳

再 版 自 序

十多年前，香港亞洲出版社爲我出版這部「遊踪心影」，謬承海內外讀者歡迎，又經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採爲中文課本，不到一年就已銷售一空。若干年來，許多人，包括幾位相隔萬里的老友，紛紛來函索閱此書，而我竟因其絕版而無以應命，慚悚之餘，乃託馬彬、湯增駁二先生先後商得亞洲出版社同意，收回是書版權，復承臺北傳記文學社特將此書重印，以餉海內外愛好記遊書感的小品文字者。

我於一九五六年第一次環遊世界，老友潘公展先生一再促我爲紐約華美日報每日寫一篇只限一二百字的簡短遊記。一九五七年，我便陸續發表了幾百篇。一九五八年，我精選了一部份，彙編而成這本「遊踪心影」。這個書名是羅志希先生向我建議而我又請于右任先生爲我題簽的。今當此書再版之時，于羅二先生均已撒手塵寰，使人倍增「哲人其萎」的哀思。這十多年，世事雖多變化，但此書所敘述的景物，既和過去差不多，而所發抒的觀感，還可和現狀比照一下，而使讀者獲得一點盱衡全局的概念。所以，「明日黃花」這四字，似乎是在這裏不適用的。

傳記文學社劉社長紹唐先生發行這書的再版，正和亞洲出版社張社長國興先生退還此書版權，一樣的對我表示誠摯的友誼。我向二先生敬致由衷的謝忱。

中華民國六十年五月卅日賴景瑚序於臺北

序

從前人說：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前者是死的知識；後者是活的知識。司馬遷歷遊名山大川，所以爲文有奇氣。我想，並不是名山大川可以使筆下有奇氣，乃是遊歷的人，耳聞目見，往往有平生所未嘗遇到的事物，未嘗領畧的風俗，眼界既廣，心胸自大，從而發揮其見解，定有無窮思想奔騰於腕底。這也許是筆下奇氣之所由來。此在古代的中國，縱有嗜遊善感的人如太史公者，其福分要未能和現代的中國學者相比。賴景瑚兄，他的學問，見識，才具，和經驗，用不着我再在這裡畫蛇添足般的擰塲。以他的文學修養，而加之以有環遊世界的幸運，尤其在二次大戰以後，自由世界與共產集團壁壘鮮明的時期，作寰宇的壯遊，他爲紐約華美日報逐日所寫的「遊踪心影」之能得讀者普遍愛讀，自然是意料中事。他這篇遊記，不是普通記些山川、風景、民俗、人情的文字，在夾叙夾議之中，發揮出他對於中國現狀，對於世界局勢的真知灼見，實在同時是一篇「言之有物」的國際問題的論文。他所以能如此，不僅因爲他對於國際問題本有深刻透澈的研究，而也是因爲

他在這動盪的世界上會親身經歷美歐亞非各國，目擊心驚，遂感而有發，成此奇文。古人謂遊名山大川，爲文有奇氣，所以稱譽太史公者，我想借來稱頌這篇「遊踪心影」，不是過分的。現在景瑚兄受友好的催促，決定付梓，以單行本問世。我自然非常高興地寫上這幾句話，作爲附驥的點綴。至於景瑚兄的文章，原有其真味所在，不待我來頌讚的。中華
民國四十八年七月潘公展序於紐約市。

自序

由於幾位老友的鼓勵，我為紐約華美日報連續地寫了這十多萬字的「遊踪心影」。由於華美日報讀者的偏愛和催促，我又把按日剪下來的零星稿件，編為這本有章目有系統的專書。

我不想稱之為遊記，因為平日一般人認為遊記的體裁，似乎不是這樣的。這實在是一種記遊寫景，而又論時書感的小品文，有點像美國報紙的專欄，又有點像中國報紙的特約通訊。

華美日報每天劃給我的篇幅很有限，而且還是用四號字排印的。因此，我不能不於動筆前後，很經濟地計算每篇的字數；有時一篇文章寫完了，我還要設法裁減四分之一或一半，才可以達到「削足適履」的目的。

好多讀者不以我的文章簡陋而加責備，反謂造句簡練，佈局緊湊。這樣的獎譽，真使我問心有愧。無論怎樣，這種筆記的寫法，是一個新的嘗試。我想把讀者的範圍擴大一點，

看看有甚麼不同的反應。這也是我把這本書送港付梓的又一原因。

我早已置身政治圈外，本來不願意在這本類似遊記的小冊上，品評一切涉及國內或國際政治的事物。可是，我一邊遊歷，一邊寫作，一邊便覺得一個人隨時隨地都和政治發生不可分離的關係。就是寫一點小品文，甚至和幾個朋友隨便聊天，你要絕口不談政治，也幾乎是不可能的。

然而，我有一個信念，那便是不談政治則已，一談就要有全面的觀察，明晰的了解，和客觀的批評；如果發抒在文字上，更要和法官宣判一樣的公平正直，既不作主觀的論斷，也不參雜個人的情感；然後，自己一片誠摯的意思，一點「千慮一得」的見解，纔可以很自然地達到胸無成見的讀者。這些，說起來很容易，做起來自然是很难的。我寫這本書，對於這一點，究竟做到了多少，還要留待讀者指教。

這書付印以前，承老友潘公展兄作序文，又承梁芝林振文二兄校閱全文，謹向三兄表示衷心的感謝。中華民國四十八年七月七日賴景瑚序於紐約。

(附註一)著者是在一九五六年的秋季，自美東經西歐、中東及東南亞、印度台灣，再由台灣經東京、檀香山、及三藩市，而返紐約。「遊踪心影」係於一九五七

至一九五八年在紐約華美日報發表，一九五九年在香港付梓。

(附註二)著者沿途攝影一千餘幀，其中十分之九是彩色，一時不易變為黑白片；只好將已經照好的少數黑白片，在本書選印一部份，還採用了幼女韻琪初學攝影的幾張「處女作」。

目 次

潘序	一
自序	三
第一章 前言	一
想甚麼、寫甚麼	一
從徐霞客說起	二
旅行、遊記、照相機	二
是愉快也是麻煩	三
簽證的煩惱	四
再會吧！紐約	五
第二章 由紐約到倫敦	七
飛渡了大西洋	八
忘記了旅行的疲勞	九
驗護照者的幽默	十
民主政治的搖籃	九
唐寧街十號	一
一個文人的悲哀	一
白金漢宮的武士	一
走進了溫莎宮	二
倫敦古塔的冤魂	四
西敏寺的憑弔	五
維多利亞和亞爾培	六
倫敦圓場、紐約方場	七
亨利第八和漢布頓宮	八
杜紹夫人的蠟人館	九
邱吉爾的「墳墓」	一〇
屈法格方場上的雜感	一一
歐洲人和紙	一二
英國人不會做菜	一三

金元、英語、美國人	二四
使人厭惡的填表	二十五
美金到處受歡迎	二六
英國人的英文	二七
更認識了英國人	二八
「今不如昔」的慨歎	二九
再遊一次英國吧！	一九

第三章 西德（佛蘭克福）

由倫敦飛西德	三一
到了德意志	三二
萊茵河畔的徜徉	三三
一個國家兩個世界	三四
美軍在西德	三四
歌德的故居	三五
「一世之雄、而今安在」	三七
德國的鄉村和古堡	三八
一個車伕的感慨	三九

流亡人士的悲鳴	四〇
照相機和望遠鏡	四一
德國的靈魂	四一
打不倒的德國人	四二
不平凡的民族	四三
在由德赴法的空中	四四
令人陶醉的花都	四五
香灘麗西的風情	四七
凱旋門——過時的光榮	四八
法蘭西與拿破倫	四九
愛非爾鐵塔	五〇
聖母和聖心	五一
風光旖旎的凡爾賽宮	五二
瑪爾美松別墅	五四
羅華爾博物館	五五
歌劇院與法芮白斐兒	五六

香檳酒和夜總會	五七
人行道上的咖啡館	五八
拉丁區的藝術家	五九
巴黎「禁娼」的夜景	六〇
流氓舞和虐待狂	六一
小賬	六二
女人和香水	六三
羅曼蒂克的法國人	六三
張大千和畢卡索	六四
美國報紙在巴黎	六五
倫敦、巴黎、蘇聯士	六六
褪了色的帝國	六七
紙醉金迷的夜生活	六八
第五章 日內瓦	
歐洲的公園	六九
日內瓦的湖光山色	七〇
第六章 義大利	
他鄉遇故知	八一
羅馬——永恆之城	八二
梵蒂岡的權威	八三
拜謁聖彼得教堂	八四
教宗的呼籲	八五
國際聯盟和國際宮	七一
向威爾遜致敬	七二
遠眺阿爾卑斯山	七三
禁奴會議	七四
攝影者的狼狽	七五
瑞士人和瑞士錶	七六
女博士原來是男先生	七七
瑞士人的悠閒	七八
雜要代表了中華文化	七九
哲學家演傀儡戲	八〇

教堂、神父、修女	八六	聖馬可方場	〇四
曼克安琪羅	八七	宣傳中國文化的第一人	一〇五
噴泉裏的銅錢	八八	馬可波羅的家鄉	一〇六
羅馬帝國的光榮	九〇	貢多拉遊艇的情調	一〇八
羅馬圓劇場的遺跡	九一	弗勞倫斯與文藝復興	一〇九
廸美里花園	九二	弗勞倫斯和大衛	一一〇
絕代佳人的流風餘韻	九三	「天堂之門」	一一一
墨索里尼的遺物	九四	鑲嵌藝術品	一一三
羅馬人的生活興趣	九五	納粹也做了一件好事	一一四
橫衝直撞的駕車人	九六	愛種花的歐洲人	一一五
多才多藝的阿白托	九七	英文是世界語？	一一六
義大利少女的美	九八	「東」「西」名詞的濫用	一一七
義人有點像我們	九九	假如歐洲沒有基督教	一一八
「滿洲國」大使	一〇〇	別矣歐洲	一一九
我爲義人抱不平	一〇一		
威尼斯是一座水城	一〇三		
第七章 威尼斯，弗勞倫斯		第八章 歐亞途中	
由拜倫想到希臘	一二一		
遠東病夫的慚愧	一二三		

進了亞洲的大門	一三三	西方對亞洲的功罪	四一
勵精圖治的以色列	一二四	亞洲人往那裡走	四三
萬里相逢總角交	一五五	自卑感與自尊心	一四四
巴基斯坦的印象	一七七		
中東的生活水準	一二八		
火藥庫在中東	一九九	到香港如入國門	一四六
飛越印度高空	一三零	從香港望大陸	一四七
中立主義的幻想	一三二	華南文化的中心（？）	一四八
到達了仰光	一三三	中英關係在香港	四九
馬來亞與星加坡	一三三	百聞不如一見	五〇
驚濤駭浪中的印尼	一三四	皇后大道的喧譁	五一
泰國和「王與我」	一三五	特務人員與國際間諜	五二
越南，吳廷琰，胡志明	一三六	困苦顛連的難民	五三
東南亞的新人才	一三七	香港小姐	五四
懷念東南亞的僑胞	一三八	爵士音樂和阿飛	五五
美援在亞洲	一三九	女人的旗袍和西裝	五七
我們對不起「蕃邦」	一四零		

第九章 香港

十月的暴風	一五九	亞洲第一個民主國	七五
港九船戶的國旗	一六〇	言論自由在台灣	七六
虎豹園	一六一	安居樂業的台灣人民	七八
電影明星的崇拜	一六二	從數字看台灣	七八
黑漆一團的舞廳	一六三	超過「魚米之鄉」	七九
拼命逃離的大陸同胞	一六四	台灣的電氣化	八〇
「生死戀」和韓素英	一六五	交通管制與車禍	八一
第十章 自由中國		「君主的民主」	八二
回到了祖國的懷抱	一六六	做壽和拜壽	八三
熱情洋溢的朋友	一六七	學國畫，讀英文	八四
恍如隔世的傷感	一六八	忝為人師者的悲哀	八五
老朋友沒有老	一六九	鄭成功的景仰	八六
從早吃到晚	一七〇	羅斯福路的諷刺	八七
草山老人	一七一	教育與民主	八八
「高呼萬歲中華！」	一七二	台灣的僑生	八九
雙十觀感	一七三	台灣的民選	九〇
最龐大的委員會	一九一		

國際問題的研究熱……	一九一	八股文的復活……	二〇八
了解西方和應付西方……	一九三	美國人在台灣……	二〇〇
「庸人多厚福」……	一九四	臺灣的美國學生……	二二一
容忍的精神……	一九四	「落後」與「開發不夠」……	二二二
溥儒的三絕……	一九五	辜鴻銘的遺著……	二二三
黃君璧的雲霧……	一九六	義和團思想……	二二四
兩省的同鄉……	一九七	替罪的羔羊……	二二五
懷念曾國藩……	一九八	反對黨和反動派……	二二六
福建的僑商和學人……	一九九	漫談吟詠……	二二七
「洋人的稱頌」……	二〇〇	圓山飯店……	二二八
兩個信念……	二〇一	念日月潭的「公主」……	二二九
千夫諾諾與一士譎誘……	二〇二	陽明山……	二三〇
指南宮……	二〇三	烏來觀瀑……	二三一
超人與庸人……	二〇四		
奇跡的等待……	二〇五		
宗教信仰在台灣……	二〇六		
尊孔的傾向……	二〇七		
沖繩一瞥……	一一四		

第十一章 東京

又到了日本	二二五	由一個人想到一首詩	一四四
東京不是廢墟	二二六	言論自由在日本	一四六
銀座的繁華	二二七	孔廟和舊書店	一四七
漫步宮廷	二二八	「禮失而求諸野」	一四八
民主的學習	二三〇	日本園藝也是學自中國的	一四九
日本的「貢獻」	二三一	由了解日本說起	一五一
「美化」的日本人	二三二	日本往那裏走	一五二
美日關係的演變	二三三	「敵乎？友乎？」	一五三
「反美」「愛國」「復仇」	二三五		
日共的活躍	二三六		
遊神宮、念明治	二三七		
明治維新與中國	二三八		
由吉田茂到岸信介	二三九		
歌舞劇在東京	一四〇	威克島離羣索居	一五五
中華會館和大養健	一四一	太平洋上不太平	一五六
留日的華僑與學生	一四二	走進了美國的大門	一五七
自我陶醉的「感激涕零」	一四五	世外桃源檀香山	一五八
		未來的第五十州	一六〇
		「阿羅哈！」	一六一
		中華民國的搖籃	一六二

珍珠港閒眺……………二六三

花島的花與女人……………二六四

飛向「大陸」……………二六五

第十三章 三藩市(舊金山)

由金門望金門……………	二六七
初遊的回憶……………	二六八
首屈一指的唐人街……………	二七〇
哲人與政治……………	二七一
在電視上看大選……………	二七二
美國和世界……………	二七三
天真、直爽、和幼稚……………	二七五
美國人的矛盾……………	一七六
滲透與顛覆……………	一七七
由美國想到羅馬帝國……………	一七八
美國生活方式的保障……………	一八〇
政治人才的需要……………	一八一

第十四章

人種歧視在美國……………	一八三
所謂少年犯罪……………	一八五
美國少年的另一面……………	一八六

留美學生的今昔……………	一八八
導遊事業及其他……………	一八九
新聞記者的職業病……………	一九一

航空公司女郎……………	一九二
橫貫大陸三千哩……………	一九四

回到了紐約……………	一九五
結束了旅行，停止了筆記……………	一九七